

万晓刚加减运用四逆散的临证经验

张晓瑞¹ (指导: 万晓刚²)

(1.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广州 510405; 2.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广州 510405)

摘要: 四逆散为《伤寒论》专为气郁而设立的名方, 具有疏肝理脾、透邪解郁之功。基于对四逆散调肝理脾、疏调气机功效的认识, 万晓刚教授以四逆散为基础方, 化裁运用于各种气血失调病证的治疗, 尤以治疗甲状腺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和妇科疾病的效果突出。治疗气血痰饮搏结之甲状腺疾病, 分期辨证并阐明病理因素, 对症处理, 常配合散结、化痰、清热、化瘀、养阴药; 治疗气机升降失常、痰饮壅滞之消化系统疾病, 重在疏理肝胆, 调畅气机, 常配合补气、逐痰、降逆、通络药; 治疗气血失和、痰瘀壅塞之妇科疾病, 以调和气血、化痰散结、化瘀消癥为法, 常配合培元、补血、调肝、化痰、化瘀药, 疗效显著。

关键词: 四逆散; 气郁; 调肝理脾; 疏调气机; 甲状腺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妇科疾病; 万晓刚

中图分类号: R289.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3213(2022)02-0432-04

DOI: 10.13359/j.cnki.gzxbtcm.2022.02.035

Clinical Experience of WAN Xiao-Gang in Using Modified *Sini* Powder

ZHANG Xiao-Rui¹ (Advisor: WAN Xiao-Gang²)

(1.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405 Guangdong, China; 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40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Sini* Powder is a famous formula indicated for *qi* stagnation recorded in *Treatise on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 which has the functions of soothing liver and regulating spleen, expelling pathogens and relieving depression. For *Sini* Powder has the actions of regulating liver and spleen, soothing and regulating *qi* movement, Professor WAN Xiao-Gang prescribed the recipes derived from *Sini* Powder to treat various syndromes of *qi* and blood disharmony, especially in the treatment of thyroid disease,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 and gynecological disease. For the treatment of thyroid diseases caus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qi*, blood and phlegm-retention, staging treatment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pathological factors are needed, and symptomatic treatment can be achiev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herbs for dissipating mass, resolving phlegm, clearing heat, removing blood stasis and nourishing yin. For the treatment of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 with abnormal *qi* movement and accumulation of phlegm-retention, soothing liver and regulating gallbladder and regulating *qi* movement are stressed, and the herbs for replenishing *qi*, eliminating phlegm, checking upward adverse flow of *qi* and unblocking collaterals can be added for modified treatment. For the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al disease with disharmony of *qi* and blood and blockage of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the methods of harmonizing *qi* and blood, resolving phlegm to dissipate mass, removing stasis and eliminating abdominal mass can be used, often assis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herbs for cultivating the vital essence, enriching blood, harmonizing liver, resolving phlegm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to achieve a significant effect.

Keywords: *Sini* Powder; *qi* stagnation; regulating liver and spleen; soothing and regulating *qi* movement; thyroid disease;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 gynecological disease; WAN Xiao-Gang

收稿日期: 2021-03-31

作者简介: 张晓瑞(1995-), 女, 硕士研究生, 医师; E-mail: 630325137@qq.com

通讯作者: 万晓刚(1963-), 男, 博士, 教授; E-mail: 2345606@qq.com

基金项目: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编号: 2017A030304007)

四逆散^[1]出自张仲景《伤寒论》的第318条, 主要由柴胡、枳实、芍药、炙甘草组成。张仲景设四逆散之初, 主治四逆, 其方药精简。方中的柴胡、枳实主升降开阖; 芍药与枳实、柴胡敛散相配, 调和气血; 芍药与炙甘草养阴和营; 柴胡与炙甘草重在调和, 四药疏理气机升降开阖, 和营柔肝。从其所主之或然证观之, 咳、悸、小便不利、腹中痛与泄利下重, 大体由肝郁、寒逆、饮阻、气滞所致^[2], 探究其共同病机, 当以气郁为本。肝主气机疏泄, 而取决于胆, 肝胆之病表里互因, 故而气机郁闭, 病在肝胆。本方理气而柔肝, 而以疏解郁气为关键。四逆散为气郁而设, 主治四逆, 后世临床应用已远超原文所述范畴^[3]。

万晓刚教授一直于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伤寒论》研究, 曾先后师从当代伤寒名家江尔逊、李沛然、孙同郊、梅国强、熊曼琪教授等, 临证以六经辨证为主, 善用经方治疗临床各种病症, 疗效确切。万晓刚教授加减运用四逆散, 以理气解郁为本, 视其虚实寒热之变, 气血痰饮之兼, 而作相应之化裁。对于郁而偏寒者, 主以温散; 郁而偏热者, 重在清疏; 合并痰瘀者, 宜乎通泄; 寒热错杂者, 贵在调和; 偏于阳虚者, 温阳振运; 偏于阴虚者, 益阴润导。四逆散动静结合, 与四君子汤同用, 补气而不滞气; 与四物汤合用, 养血而兼行血; 与二陈苓桂类合用, 可升清降浊, 渗湿化痰。基于对四逆散调肝理脾、疏调气机功效的认识, 万晓刚教授常以四逆散为基础方, 化裁运用于各种气血失调病证的治疗, 尤以治疗甲状腺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和妇科疾病效果突出。以下将其加减运用四逆散治疗临床病症的经验总结如下。

1 四逆散加减治疗甲状腺疾病

甲状腺疾病往往以颈前肿大为初始或典型表现, 属中医瘰疬、瘰疬之类, 其病位为肝胆经脉循行位置。《诸病源候论·瘰疬候》曰: “瘰疬者由忧恚气结所生。”瘰疬之生, 肝胆气滞, 郁而不舒, 血行瘀滞, 痰饮内生, 气血痰饮搏结并壅遏颈前, 发为此病。病程中常伴有气郁、痰阻、血瘀, 而三者又互为因果, 并随着病情进展而加重。因其病位与肝胆密切相关, 病机不离气血郁滞, 故万晓刚教授每以四逆散为基本方, 加减化裁而治,

疗效确切。

万晓刚教授认为, 瘰疬、瘰疬类疾病过程主要分为早期、中期、后期3个阶段, 各阶段病机特点不同, 早期热毒亢盛, 中期痰瘀互结, 后期阴液耗伤。病情辨析过程中需重视4个病理因素, 一辨痰浊轻重, 二辨热毒盛衰, 三辨瘀积深浅, 四辨阴液盈亏。

病情辨析过程中, 尤其在疾病早期, 需先辨痰湿轻重。若痰湿较轻, 在四逆散的基础上直接加用散结药, 如牡蛎、夏枯草、荔枝核等。痰湿明显者, 则合用二陈汤, 或加人参健脾益气、茯苓健脾渗湿、黄连清热燥湿。二辨热象轻重。有热者加清热解毒之品, 如浙贝母、山慈菇、连翘、天竺黄、黄药子等。若热毒已成, 痰热互结, 则合用二陈汤加清热解毒之品, 或改为合用温胆汤清热化痰、行气燥湿, 加少量攻坚药以助散结。三辨瘀象有无。气滞则血运迟滞, 气虚而血行不力, 故而无论气郁气虚, 皆有血瘀之机。可适当配伍当归、川芎等, 一则活血行气, 二则预防瘀血。若瘀毒已成, 甚或痰瘀互结, 合用透骨消、一点红以散瘀消肿, 三棱、莪术以破瘀攻坚。四辨阴液耗伤与否。疾病后期, 痰热瘀毒久滞, 暗耗精血, 阴液亏虚, 万晓刚教授常选用鳖甲以攻邪软坚、滋阴清热, 或加用玄参、麦冬滋养津液, 预防散结药之温燥。

在上述分期并阐明病理因素的基础上, 酌情对症处理, 以期进一步提高疗效。患者症见颈痛时热者, 常见于亚急性甲状腺炎, 可加连翘、延胡索解毒消肿止痛, 蜂房祛风止痛, 或用白花蛇祛风消痈。症见疲乏、无力、怕冷、汗出者, 多见于甲状腺机能减退之肝肾不足者, 合用仙茅、仙鹤草以补肾助阳, 牛膝、补骨脂、续断、杜仲以补益肝肾。若见手颤, 辨证属肝风者, 加乌梅以敛肝阴, 属饮动者合五苓散健脾利水。肢体麻木亦为饮邪内动之象, 可用苓桂术甘汤温化痰饮, 配合全蝎、僵蚕搜络祛风。气郁化火, 上扰心神, 致入睡困难、眠浅难安者, 可选郁金解郁散结、合欢皮宁心消痈、远志祛痰消肿, 以上3味药的组合集消肿散结和宁心安神于一体。另可从养血安神着手, 加川芎、当归、何首乌藤等, 肝血不足则用酸枣仁汤, 挟热者加牡丹皮清热凉血、栀子清热除烦。失眠甚者彻夜辗转, 可加龙

骨、牡蛎重镇安神。痰瘀热毒壅滞，多汗致津伤，耗气伤阴，此时口干为常见之症，以白芍、甘草固守体内尚存之津，并采用补气益阴之法以增加津液，常加用麦冬、五味子等。而热盛者，需合以清热祛邪，方能釜底抽薪，可用栝楼牡蛎散除热、栀子豉汤以苦降。若为饮邪阻滞引起的津液输布障碍，则可配合五苓散、苓桂术甘汤、五皮饮、枳术汤等引浊邪下聚膀胱，降浊升清。久病伤及肝肾精血生化之源，血脉瘀阻，易见毛发干枯、脱落，舌暗瘀点，此时加牛膝补益肝肾，红花、桃仁等逐瘀通络。月经不调者加素馨花调经而散结。

2 四逆散加减治疗消化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以胀、痛、呕、泻表现为特征，中医归为肝胆脾胃病，病位在中焦。胡鑫才^④将“呕、利、痛、痞”概括肝胆脾胃病证，实则反映了肝胆脾胃气机升降异常的不同状态。脾以升为健，胃以降为用。脾土营木，利其疏泄，肝木疏土，助其运化，胆气通利，助胃腐熟，肝胆脾胃相互为用，以肝胆气机调畅为安。脾胃乃水谷之海，升降异常则痰饮易生，故痰饮为气机失调之病理产物。中焦之病多与气机升降、痰饮壅滞相关，虚实夹杂、寒热错杂的情况较常见。

万晓刚教授加减运用四逆散治疗肝胆脾胃病证时，十分重视肝胆脾胃关系的辨析。肝胆脾胃存在木土相克之关系，或木郁土壅，或土滞木弱，往往互为因果，并有虚实轻重之异。四逆散作为消化系统疾病之常用方，重在疏理肝胆，调畅气机。若病性偏实，湿阻而气郁者，化湿和中，合用枳术汤、平胃散之类。其热化者，或伍温胆汤荡涤痰热；或配左金丸清肝和胃；或伍葛根芩连汤以苦泄阳明。其寒化者，或伍良附丸以散寒；或配丹参饮以温通；或加旋复花汤温肝和络。若病性偏虚，土馁气弱者，需健脾益气，则合用四君子、理中汤之类。肝阳不足者，合暖肝煎以振奋阳气。阴血不足者，合四物汤以润养之。兼厥阴寒滞者，合当归四逆汤以温运之。至于呕利肠鸣者，可与半夏泻心汤之类相合而用。呃逆气冲而偏寒者合旋复代赭石汤，偏热者合橘皮竹茹汤。胁痛者，伍金铃子散。水泻者，加五苓散。以上皆随证而施、方随法转之例，不必尽述。

花椒-乌梅为万晓刚教授临床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常用药对，与四逆散合用则构成椒梅四逆散，辛散酸收相合，用以柔肝体，畅肝用，调达肝气。花椒辛温，助气运、温中寒、散气结，配合白芍、甘草温通缓急则痛止。花椒兼入肾经，暖肝肾以温煦精血化生之源，配伍柴胡与白芍，以畅全身气血。乌梅酸收生津，益阴制阳，复以白芍、甘草养血调肝，突显顾护肝阴之义。乌梅以柔克刚，敛肝血以稳肝阳，花椒温中疏散以通肝气，一阴一阳，一收一散，遂能顾肝本、养肝体、助肝用。

3 四逆散加减治疗妇科疾病

叶天士称：“女子以肝为先天。”肝血充盈，疏泄得当，注之于冲任，下聚于胞宫，遂能养育胎儿、化为月经。妇人之症，病涉气血、冲任与胞宫，以肝血为上游，冲任胞宫为下游，或失荣，或壅塞，大多不离气血痰瘀之结。妇人之症，总以调和气血为主，故四逆散加减化裁可用作治疗妇科疾病的基础方。

万晓刚教授常以调和气血、化痰散结、化瘀消癥为法，加减运用四逆散治疗月经不调、子宫肌瘤、妇科囊肿等。临证时先辨冲任虚与滞，属虚者，辨气虚还是血虚；属滞者，辨气滞、血瘀或痰阻。若为脾阳不足，见月经量少、痛经、面色皤白、皖胀、畏寒、舌淡、脉沉迟细弱等，可合建中汤、理中汤、二仙汤等培补气血生化之源。元气虚则用红参易人参，加蝉花补虚，益智暖肾。常用药还有黄芪、党参、炮姜等。若见月经淋漓不断、脉细弱，加女贞子补益肝肾、墨旱莲收敛止血，或加少许炭类药。若为血虚，见月经量少、月经推后、经期缩短、肢冷、脉细弱等，合四物汤、吴茱萸汤、当归四逆汤等养血和血、行气调经，可辨证配合行气通络、活血通经之品，如益母草、王不留行、丹参、木通、桂枝、香附之类，或辨证选取鹿衔草、淫羊藿、仙鹤草、鹿角霜、牛膝、女贞子、菟丝子、补骨脂、续断、桑寄生、枸杞子等补益肝肾精血之源。血虚而见发热、唇燥、心烦易怒等化热化燥之证时，可酌加牡丹皮凉血清热、牛膝引血热下行；若遇口干、口臭等热盛之势，合以栝楼牡蛎散除热生津。气虚、血虚均可进一步发展成血

瘀, 出现月经色暗、血块多、下腹部肿块、闭经等瘀血阻滞之证候, 可在四逆散合四物汤的基础上, 与桂枝茯苓丸、枳实芍药散、下瘀血汤等合方运用, 或另加桃仁、土鳖虫、水蛭、三棱、莪术活血化瘀, 兼痛经者合用失笑散、吴茱萸。痰饮阻滞冲任、胞宫也可导致经血不畅、癥瘕内生, 此时若见呕恶、泄泻、舌淡、苔腻、舌有齿痕者, 视痰饮偏重情况合用二陈汤、五苓散、枳术汤之类; 挟热而见面部痤疮, 则加皂角刺、薏苡仁; 症见胸闷、眠差、大便不调、苔腻者, 合用温胆汤。子宫肌瘤、妇科囊肿乃妇人之癥瘕, 治疗时在调冲任气血的基础上, 合用散结消癥之法, 具体用法同癥病、癥瘤之类。

四逆散、四君子汤、理中汤、四物汤、二陈汤、苓桂剂等均为小方, 万晓刚教授临证时视气血痰饮之不同常两两联合使用, 甚至三方联合使用, 但总体要做到药味精简, 每剂处方多在10味药左右。

4 病案举例

患者张某, 女, 34岁, 于2020年6月24日因“心下悸动伴头痛半年”就诊。患者自诉心下悸动伴头晕、烧心感、反胃, 每日发作数次, 暖气、呃逆气顺后则症状缓解, 头痛累及前额和双侧太阳穴, 头部怕风, 饮食不洁则明显腹痛腹泻, 泻后缓解, 不喜饮水, 双侧小鱼际片状充血, 月经量少, 色暗。舌红, 苔白腻, 脉细弦。心脏彩超未见异常。西医诊断: 慢性胃炎。中医诊断: 痰饮病(饮阻气逆证)。治法: 疏肝解郁, 化饮降逆。拟以四逆散加减治疗。处方: 花椒5g, 乌梅10g, 北柴胡15g, 白芍15g, 麸炒枳实10g, 炙甘草10g, 陈皮15g, 法半夏15g, 茯苓15g, 旋覆花(包煎)10g, 川芎10g, 细辛3g。共7剂, 每日1剂, 水煎取药汁约200mL, 分两次于早晚饭后服用。

2020年7月1日二诊: 患者诉服药后烧心感好转, 无呃逆、暖气、反酸等不适, 心下悸动、剑突下痞闷时伴鼻部疼痛发麻、头痛, 四肢乏力, 小便黄, 大便正常。舌红, 苔白稍腻, 脉弦滑数。处方: 花椒5g, 乌梅10g, 北柴胡15g, 白芍15g, 麸炒枳实10g, 炙甘草10g, 陈皮15g, 法半夏15g, 葛根25g, 黄芩20g, 黄连20g, 大黄5g。共7剂, 每日1剂, 煎服法同上。

2020年7月14日三诊: 患者诉心下悸动及头痛症状轻微, 无烧心, 周身乏力, 大便稍成形, 舌红, 尖有小芒刺, 苔白腻稍黄, 脉弦滑。处方: 花椒5g, 乌梅30g, 北柴胡15g, 白芍15g, 麸炒枳实15g, 炙甘草10g, 陈皮15g, 竹茹15g, 葛根25g, 黄芩20g, 黄连10g, 五味子10g。共7剂, 每日1剂, 煎服法同上。

按: 患者心下悸、烧心、反胃、呃逆、鼻痛、头痛, 此肝郁肝逆为本, 胃逆脾陷为标。挟痰或寒或热, 偏寒多及脾, 则腹痛而泻; 偏热多伤胃, 则烧心溲黄。治宜四逆散疏肝解郁, 加花椒、乌梅一散一敛养肝之本, 先以二陈汤化痰浊, 后以葛根芩连汤降胃热之逆, 三诊时诉诸症轻微, 但周身乏力, 继则去大黄以减轻攻伐之力, 加用五味子以养阴敛肝。之后随访患者, 诉头痛消失, 心下悸动明显缓解。

参考文献:

- [1] 张仲景. 伤寒论[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7: 53.
- [2] 贾子尧, 林瑞超, 马志强, 等. 四逆散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文献研究[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7, 19(6): 159-162.
- [3] 万晓刚. 读伤寒[M].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17: 282.
- [4] 胡鑫才. 以有效教学为目的的中医内科学对分课堂教学改革探索——以脾胃肝胆病证为例[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8, 16(22): 36-39.

【责任编辑: 贺小英】